

1980年短篇小说年编

江苏人民出版社

封面设计 柯 明

1980年短篇小说年编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

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江苏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21.75 插页 2 字数 482,000

1981年8月第1版 1981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8,500 册

书号: 10100·486 定价: 1.69 元

责任编辑 陈乃祥

人民的呼唤，时代的要求

荒 煤

三年来，我始终有一个真诚的愿望，期待有更多的年青的同志，来加强当代文学的研究工作，总结一下建国以来，社会主义文学工作发展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探索发展社会主义文学事业的一些基本规律。

在卅一年来文学战线上，我们走过了多么崎岖、坎坷不平的道路。建国初期的蓬勃发展，五十年代后期的日益加剧的“左”的思潮的影响，十年浩劫对革命文学的残酷的破坏和镇压，这三年来生气勃勃的繁荣景象，值得我们回顾和思考，有多么丰富的经验，又有多么严重的教训啊！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当代文学研究室已经有同志正在写当代文学思想斗争史；也已经有些同志正在为写作当代文学史进行准备工作；有的同志密切注视当前文学的种种动态。其中一个基础的工作，就是从一九八〇年开始要逐年编选一套文学创作年刊。

文学的批评、理论、研究工作以及文学史的写作必需以作家的创作实践、创作成果作为研究对象，这是毫无疑问的。

当代文学作品是反映当代人民生活的，是反映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种种矛盾，反映人民的意愿、向往、意志和力量的。也

必然反映党和国家根据一定的指导思想制定的总的路线、政策和方针；而经过实践的检验，党和国家总的建设方针与政策是否正确，是否合乎中国的国情，是否真正合乎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就是影响社会主义建设兴衰成败的关键。凡是真实地反映我国当代人民生活、人民的欢乐与痛苦的优秀作品，也就必然地真实地反映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的历史面貌。经历过什么样的斗争，走过什么样曲折的道路，取得了什么样的成就，也经历了什么样的挫折与失败，有什么样的经验和教训。

这个历史就是九亿人民的历史，也是党和国家的历史。

只有从研究作品着手，看文学作品所反映的历史的真实的广度和深度，才能科学地正确地判断作家的成就，他的历史地位，他作出的贡献，他对同时代的文学家以至对后一代青年作家的影响。

一代作家的诞生与成长，同时代作家的相互影响和不同发展，都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既有共同点却又千差万别，因此，文学现象是非常丰富和复杂的。每一个作家都有他思想发展的过程，认识和反映生活与历史真实的过程，还有艺术技巧成熟的过程，就是说每一个作家都有自己独特的创作道路和风格。

不研究作品，不能理解作家，更不能理解作家的思想和感情，他们对生活、对人民、对历史的感受和认识，他们怎么从广阔的生活中吸取题材，开掘和提炼出深刻的主题来。怎样全身心地去刻画他们所爱憎的典型形象。

总之，无论是文学批评、文学理论、文学研究、文学史，要总结历史经验也好，探索规律也好，都必需以丰富多彩的文学作品为中心来进行研究。

最近几年来的文学创作的兴盛、繁荣是历史上罕见的。

大批新的作家涌现出来,他们在各自生活的基础上,以各自的经历和感受,描写各自熟悉的人物的命运和性格,展示了生活的复杂的矛盾和冲突,再现了历史的真实,从题材的广阔,人物的生动多样,主题的深刻性,反映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斗争历史面貌的深度,风格与形式的多样化等等方面来讲,也是建国以来空前未有的。

可是一般文学研究理论工作者、文学教育工作者、文学爱好者等等,恐怕都很难从如此众多的刊物中展览那么多的作品。有一套创作选本年刊提供需要的同志们的参考和研究,是一个很有益的工作。当然,就目前的出版条件还有困难来说,所选的作品的数量不可能很大。拿一九八〇年发表的短篇小说来讲,大概超过两千篇,选刊则不过廿多篇,不过百分之一而已;中篇小说近二百篇,选本则只有七篇,连百分之一都不到。由此可见,这套创作年刊一方面要求精益求精,一方面又要求在思想性与艺术性统一的标准下,即注意到思想内容与表现形式的开拓和创新,并兼顾题材、风格、样式的多样化,实在是容易做到的。挂一漏万,选择不当,恐怕势所难免。但望读者多加指正,使这项工作能够坚持下去,逐渐完善起来。

一九八〇年的文学创作是持续稳步前进的一年,不仅短篇小说仍是一个丰收年,而且中篇小说出现了一个新高潮。新诗无论在思想上和艺术上都有了新的开拓和探索,而特写作为文学的轻骑兵,则更加充满了时代精神。

仅就小说方面个别例子来看,颇有使人感到振奋的现象。

《三千万》这一短篇小说(实际应该说是中篇小说)是一个青年工人柯云路同志的处女作。可是他以饱满的政治热情,以几

个鲜明的形象，针对着现实生活中，在工业基本建设中的现状，说明克服种种歪风邪气，需要进行多么复杂的艰巨的斗争。但是只要象丁猛这样的老干部认真工作，乐观、有信心，相信群众，坚持原则，作细致的思想工作，他终于唤醒了各种忧虑重重、没有信心，得过且过，安于现状的人们。扫除障碍，迈开新长征的步伐。

这位青年作者并没有给我们描绘一个光明的尾巴，描绘丁猛斗争的胜利的结局。可是，重要的是描绘了丁猛这个人有那么一点精神，坚持真理，实事求是的革命乐观主义的精神，这个精神终于点燃了如钱工程师、白莎、马斌这些人的心上的火光，给我们党和国家带来了希望！

作家在最后描写丁猛的心理，讲了这样一段话：

“他所忧虑的是这个党，这个国家！他不相信以后国家会落到一群没有一点共产党员气味的诸如张安邦那种人的手里；但是现实中的种种情况也不能不增加他在这方面的忧虑……”。

这是丁猛的心声。也是作者的心声，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人民的心声，是反映了我们每个人的忧虑。

一个青年工人作者第一篇作品，能够刻划出丁猛这样一个亲切可信，生动鲜明的艺术形象，实际上挖掘出、提炼出这样一个迫切的严重的主题：党和国家究竟能不能领导我们实现四化，党、国家、人民究竟把希望寄托在那些人的身上，那些人，应该有一种什么样的精神，才能不辜负人民的期望，带领群众去开拓四化的新领域啊！

这只不过是一个个别的例子，然而它更加激起了我们对未来文坛的信心。我坚信，象这样的青年作家必然会在广大工农兵和知识分子群众中不断涌现出来！他们就是我国文学战线上

未来、精华和力量！

一九八〇年过去了，它的尾声却给我们带来两个鼓舞人心的喜讯！首先宣布了对林江两个反革命集团主犯的判决！给予罪有应得的制裁！把他们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架上！可是，江青在人民法庭上的最后的丑恶表演，证明我们还不能轻易忘却这十年浩劫的一场噩梦！

另一个喜讯，中央工作会议提出了在安定团结的基础上，实现国民经济调整的巨大任务。这是一个伟大的战略任务。不从中国国情出发，不克服建国以来经济建设中的“左”的一套，不进行经济调整，就无法实现四化。要在十亿人口这样一个大国的全国范围内进行调整，不但面临着许多艰巨复杂的实际问题，也面临着许多复杂的思想问题。必须要做大量的细致的思想工作，统一全国人民的认识 and 思想。

文学创作如何教育人民，特别是青年一代，清醒地认识我国的国情和实际，正确对待各种困难，鼓舞全国人民同心同德，奋发图强发扬革命精神，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克服一切障碍和阻力，战胜一切敌人和困难，促进四化的实现，这就是文学工作者责无旁贷的责任。

检验我们过去的创作成就，展望未来创作的发展和繁荣，都不能不考虑我们的工作是有利还是有碍于四化。这是衡量一切工作的标准，文学创作也不能例外。

调整经济实现四化，不但是要建设高度的物质文明，同时也要建设高度的精神文明。文学创作是否有利于四化，必须按照艺术规律办事，在培养社会主义新人、提高人民特别是青年一代的共产主义的道德品质，发扬革命乐观主义的斗争精神，促使社会主义制度进一步完善和发展，多方面地满足广大群众的文化

生活的需要几个方面作出贡献。没有一代又一代的社会主义新人,没有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也就不可能建设高度的物质文明,实现四化。

十亿人民奋发图强、同心同德,要克服一切困难去完成经济调整、更加扎实地坚定地一步一步向四化进军的长征途中,充满了各种矛盾和尖锐复杂的艰巨的斗争,到处都有沸腾的生活,到处都有社会主义新人的出现,这就是文学创作的取之不尽的源泉。这也是文学战线不断涌现新人的根源。

我们期望一九八〇年的结束,在已有的百花齐放的基础上,今后文学创作将给我们展示一个更加鼓舞人心,激励斗志的壮丽的前景!

这是人民的呼唤和时代的要求!

真正优秀的作家必然要反映这种呼唤和要求。

当代文学的研究工作也必需注意这种呼喊和要求,促进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文学创作更加蓬勃发展!

今后的创作年刊,也必然将更加丰富多彩地反映这种呼唤和要求!

目 录

人民的呼唤，时代的要求·····	荒 煤(1)
陈奂生上城·····	高晓声(1)
钱包·····	高晓声(13)
被爱情遗忘的角落·····	张 弦(26)
结婚现场会·····	马 烽(46)
心香·····	叶文玲(60)
李有才之死·····	王希坚(87)
笨人王老大·····	锦 云 王 毅(103)
牺牲·····	张一弓(119)
乡场上·····	何士光(141)
竹叶子·····	莫应丰(152)
杨花似雪·····	祝兴义(179)
七巧儿·····	贾平凹(203)
西望茅草地·····	韩少功(225)
一个工厂秘书的日记·····	蒋子龙(257)
人事厂长·····	蒋子龙(282)
南湖月·····	刘富道(299)
三千万·····	柯云路(318)
西线轶事·····	徐怀中(362)

天山深处的“大兵”.....	李斌奎(412)
最后一个军礼.....	方南江 李 荃(436)
春之声.....	王 蒙(450)
说客盈门.....	王 蒙(463)
儿女情.....	茹志鹃(474)
家务事.....	茹志鹃(490)
月食.....	李国文(500)
灵与肉.....	张贤亮(538)
小贩世家.....	陆文夫(566)
夏.....	张抗抗(582)
家庭舞会.....	玛拉沁夫(607)
傍晚,我们别离的时刻.....	母国政(626)
心理危机.....	张雄辉(646)
台上台下.....	吉学沛(660)
受戒.....	汪曾祺(668)

陈 兔 生 上 城

高 晓 声

—

“漏斗户主”^① 陈兔生，今日悠悠上城来。

一次寒潮刚过，天气已经好转，轻风微微吹，太阳暖烘烘，陈兔生肚里吃得饱，身上穿得新，手里提着一个装满东西的干干净净的旅行包，也许是气力大，也许是包儿轻，简直象拎了束灯草，晃荡晃荡，全不放在心上。他个儿又高、腿儿又长，上城三十里，经不起他几晃荡；往常挑了重担都不乘车，今天等于是空身，自更不用说，何况太阳还高，到城嫌早，他尽量放慢脚步，一路如游春看风光。

他到城里去干啥？他到城里去做买卖。稻子收好了，麦垅种完了，公粮余粮卖掉了，口粮柴草分到了，乘这个空当，出门活动活动，赚几个活钱买零碎。自由市场开放了，他又不投机倒把，卖一点农副产品，冠冕堂皇。

他去卖什么？卖油绳^②。自家的面粉，自家的油，自己动

① “漏斗户主”：系作者写的另一篇小说《漏斗户主》（发表于《钟山》一九七九年第二期）主人公陈兔生的外号。漏斗户，意指常年负债的穷苦人家。

② 油绳：一种油煎的面食。

手做成的。今天做好今天卖，格啦嘣脆，又香又酥，比店里的新鲜，比店里的好吃，这旅行包里装的尽是它；还用小塑料袋包装好，有五根一袋的，有十根一袋的，又好看，又干净。一共六斤，卖完了，稳赚三元钱。

赚了钱打算干什么？打算买一顶簇新的、刮刮叫的帽子。说真话，从三岁以后，四十五年来，没买过帽子。解放前是穷，买不起；解放后是正当青年，用不着；文化大革命以来，肚子吃不饱，顾不上穿戴，虽说年纪到把，也怕脑后风了。正在无可奈何，幸亏有人送了他一顶“漏斗户主”帽，也就只得戴上，横竖不要钱。七八年决分以后，帽子不翼而飞，当时只觉得头上轻松，竟不曾想到冷。今年好象变娇了，上两趟寒流来，就缩头缩颈，伤风打喷嚏，日子不好过，非买一顶帽子不行。好在这也不是大事情，现在活路大，这几个钱，上一趟城就赚到了。

陈奂生真是无忧无虑，他的精神面貌和去年大不相同了。他是过惯苦日子的，现在开始好起来，又相信会越来越好，他还不满意么？他满意透了。他身上有了肉，脸上有了笑；有时候半夜里醒过来，想到囤里有米、橱里有衣，总算象家人家了，就兴致勃勃睡不着，禁不住要把老婆推醒了陪他聊天讲闲话。

提到讲话，就触到了陈奂生的短处，对着老婆，他还常能说说，对着别人，往往默默无言。他并非不想说，实在是无可说。别人能说东道西，扯三拉四，他非常羡慕。他不知道别人怎么会碰到那么多新鲜事儿，怎么会想得出那么多特别的主意，怎么会具备那么多离奇的经历，怎么会记牢那么多怪异的故事，又怎么会讲得那么动听。他毫无办法，简直犯了死症毛病，他从来不会打听什么，上一趟街，回来只会说“今天街上人多”或“人少”、“猪行里有猪”、“青菜贱得卖不掉”……之类的话。他的经

历又和村上大多数人一样，既不特别，又是别人一目了然的，讲起来无非是“小时候娘常打我的屁股，爹倒不凶”、“也算上了四年学，早忘光了”、“三九年大旱，断了河底，大家捉鱼吃”、“四九年改朝换代，共产党打败了国民党”、“成亲以后。养了一个儿子、一个小女”……索然无味，等于不说。他又看不懂书；看戏听故事，又记不牢。看了《三打白骨精》，老婆要他讲，他也只会说：“孙行者最凶，都是他打死的。”老婆不满足，又问白骨精是谁，他就说：“是妖怪变的。”还是儿子巧，声明“白骨精不是妖怪变的，是白骨精变成的妖怪。”才算没有错到底。他又想不出新鲜花样来，比如种田，只会讲“种麦要用锄头抨碎泥块”、“蒔秧一蔸蒔六棵”，……谁也不要听。再如这卖油绳的行当，也根本不是他发明的，好些人已经做过一阵了，怎样用料？怎样加工？怎样包装？什么价钱？多少利润？什么地方、什么时间买客多、销路好？都是向大家学来的经验。如果他再向大家夸耀，岂不成了笑话！甚至刻薄些的人还会吊他的背筋：“喂！连‘漏斗户主’也有油、粮卖油绳了，还当新闻哩！”还是不开口也罢。

如今，为了这点，他总觉得比别人矮一头。黄昏空闲时，人们聚拢来聊天，他总只听不说，别人讲话也总不朝他看，因为知道他不会答话，所以就象等于没有他这个人。他只好自卑，他只有羡慕。他不知道世界上有“精神生活”这一个名词，但是生活好转以后，他渴望过精神生活。哪里有听的，他爱去听，哪里有演的，他爱去看，没听没看，他就觉得没趣。有一次大家闲谈，一个问题专家出了个题目：“在本大队你最佩服哪一个？”他忍不住也答了腔，说：“陆龙飞最狠。”人家问：“一个说书的，狠什么？”他说：“就为他能说书，我佩服他一张嘴。”引得众人哈哈大笑。

于是，他又惭愧了，觉得自己总是不会说，又被人家笑，还是不说为好。他总想，要是能碰到一件大家都不曾经过的事情，讲给大家听听就好了，就神气了。

二

当然，陈奂生的这个念头，无关大局，往往蹲在离脑门三、四寸的地方，不大跳出来，只是在尴尬时冒一冒尖，让自己存个希望罢了。比如现在上城卖油绳，想着的就只是新帽子。

尽管放慢脚步，走到县城的时候，还只下午六点不到。他不忙做生意，先就着茶摊，出一分钱买了杯热茶，啃了随身带着当晚餐的几块僵饼，填饱了肚子，然后向火车站走去。一路游街看店，遇上百货公司，就弯进去侦察有没有他想买的帽子，要多少价钱？三爿店查下来，他找到了满意的一种。这时候突然一拍屁股，想到没有带钱。原先只想卖了油绳赚了利润再买帽子，没想到油绳未卖之前商店就要打烊；那么，等到赚了钱，这帽子就得明天才能买了。可自己根本不会在城里住夜，一无亲，二无眷，从来是连夜回去的，这一趟分明就买不成，还得光着头冻几天。

受了这点挫折，心情不挺愉快，一路走来，便觉得头上凉嗖嗖，更加懊恼起来。到火车站时，已过八点了。时间还早，但既然来了，也就选了一块地方，敞开包裹，亮出商品，摆出摊子来。这时车站上人数不少，但陈奂生知道难得会有顾客，因为这些都是吃饱了晚饭来候车的，不会买他的油绳，除非小孩嘴馋吵不过，大人才会买。只有火车上下车的旅客到了，生意才会忙起来。他知道九点四十分、十点半，各有一班车到站，这油绳到那时候才能卖掉，因为时近半夜，店摊收歇，能买到吃的地方

不多，旅客又饿了，自然争着买。如果十点半卖不掉，十一点二十分还有一班车，不过太晏了，陈奂生宁可剩点回去也不想等，免得一夜不得睡，须知跑回去也是三十里啊。

果然不错，这些经验很灵，十点半以后，陈奂生的油绳就已经卖光了。下车的旅客一拥而上，七手八脚，伸手来拿，把陈奂生搞得昏头昏脑，卖完一算账，竟少了三角钱，因为头昏，怕算错了，再认真算了一遍，还是缺三角，看来是哪个贪小宜拿了油绳未付款。他叹了一口气，自认晦气。本来他也晓得，人家买他的油绳，是不能向公家报销的，那要吃而不肯私人掏腰包的，就会耍一点魔术，所以他总是特别当心，可还是丢失了，真是双拳不敌四手，两眼难顾八方。只好认了吧，横竖三块钱赚头，还是有的。

他又叹了口气，想动身凯旋回府。谁知一站起来，双腿发软，两膝打颤，竟是浑身无力。他不觉大吃一惊，莫非生病了吗？刚才做生意，精神紧张，不曾觉得，现在心定下来，才感浑身不适，原先喉咙嘶哑，以为是讨价还价喊哑的，现在连口腔上丹都象冒烟，鼻气火热；一摸额头，果然滚烫，一阵阵冷风吹得头皮好不难受。他毫无办法，只想先找杯热茶解渴。那时茶摊已无，想起车站上有个茶水供应地方，便强撑着移步过去。到了那里，打开龙头，热水倒有，只是找不到茶杯。原来现在讲究卫生，旅客大都自带茶缸，车站上落得省劲，就把杯子节约掉了。陈奂生也顾不得卫生不卫生，双手捧起龙头里流下的水就喝。那水倒也有点烫，但陈奂生此时手上的热度也高，还忍得住，喝了几口，算是好过一点。但想到回家，竟是千难万难；平常时候，那三十里路，好象经不起脚板一颠，现在看来，真如隔了十万八千里，实难登程。他只得找个位置坐下，耐性受痛，觉得此番遭遇，

完全错在忘记了带钱先买帽子，才受凉发病。一着走错，满盘皆输；弄得上不上、下不下，进不得、退不得，卡在这儿，真叫尴尬。万一严重起来，此地举目无亲，耽误就医吃药，岂不要送掉老命！可又一想，他陈奂生是个堂堂男子汉，一生干净，问心无愧，死了也口眼不闭；活在世上多种几年田，有益无害，完全应该提供宽裕的时间，没有任何匆忙的必要。想到这里，陈奂生高兴起来，他嘴巴干燥，笑不出声，只是两个嘴角，向左右同时嘻开，露出一个微笑。那扶在椅上的右手，轻轻提了起来，象听到了美妙的乐曲似的，在右腿上赏心地拍了一拍，松松地吐出口气，便一头横躺在椅子上卧倒了。

三

一觉醒来，天光已经大亮，陈奂生体肢瘫软，头脑不清，眼皮发沉，喉咙痒痒地咳了几声；他懒得睁眼，翻了一个身便又想睡。谁知此身一翻，竟浑身颤了几颤，一颗心象被线穿着吊了几吊，牵肚挂肠。他用手一摸，身下贼软；连忙一个翻身，低头望去，证实自己猜得一点不错，是睡在一张棕绷大床上。陈奂生吃了一惊，连忙平躺端正，闭起眼睛，要弄清楚怎么会到这里来的。他好象有点印象，一时又糊涂难记，只得细细琢磨，好不容易才想出了县委吴书记和他的汽车，一下子理出头绪，把一串细关节脉都拉了出来。

原来陈奂生这一年真交了好运，逢到急难，总有救星。他发高烧昏睡不久，候车室门口就开来一部吉普车，载来了县委书记吴楚。他是要乘十二点一刻那班车到省里去参加明天的会议。到火车站时，刚只十一点四十分，吴楚也就不忙，在候车室徒步起来，那司机一向要等吴楚进了站台才走，免得他临时有事找

不到人，这次也照例陪着。因为是半夜，候车室旅客不多，吴楚转过半圈，就发现了睡着的陈奂生。吴楚不禁笑了起来，他今秋在陈奂生的生产队里蹲了两个月，一眼就认出他来，心想这老实肯干的忠厚人，怎么在这儿睡着了？若要乘车，岂不误事。便走去推醒他；推了一推，又发现那屁股底下，垫着个瘪包，心想坏了，莫非东西被偷了？就着紧推他，竟也不醒。这吴楚原和农民玩惯了的，一时调皮起来，就去捏他的鼻子；一摸到皮肤热辣辣，才晓得他病倒了，连忙把他扶起，总算把他弄醒了。

这些事情，陈奂生当然不晓得。现在能想起来的，是自己看到吴书记之后，就一把抓牢，听到吴书记问他：“你生病了吗？”他点点头。吴书记问他：“你怎么到这里来的？”他就去摸了摸旅行包。吴书记问他：“包里的东西呢？”他就笑了一笑。当时他说了什么？究竟有没有说？他都不记得了；只记得吴书记好象已经完全明白了他的意思，便和驾驶员一同扶他上了车，车子开了一段路，叫开了一家门（机关门诊室），扶他下车进去，见到了一个穿白衣服的人，晓得是医生了。那医生替他诊断片刻，向吴书记笑着说了几句话（重感冒，不要紧），倒过半杯水，让他吃了几片药，又包了一点放在他口袋里，也不曾索钱，便代替吴书记把他扶上了车，还关照说：“我这儿没有床，住招待所吧，安排清静一点的地方睡一夜就好了。”车子又开动，又听吴书记说：“还有十三分钟了，先送我上车站，再送他上招待所，给他一个单独房间，就说是我的朋友……”

陈奂生想到这里，听见自己的心扑扑跳得比打钟还响，合上的眼皮，流出晶莹的泪珠，在眼角膛里停留片刻，便一条线挂下来了。这个吴书记真是大好人，竟看得起他陈奂生，把他当朋友，一旦有难，能挺身而出，拔刀相助，救了他一条性命，实